

元

罪言疏

郝經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抱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筮所及莫不咸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入之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一

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崩潰分裂頽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裔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控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湯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霸迭興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魁也可使分裂頽滯極於國孽

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度不獨私強不幹
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
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
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爲尊卑相繼
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
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
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古城等五處
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
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

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
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
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樣吏質而一道
語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
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
折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
黃金則十倍其費空筐篋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
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
一道經分使諸如三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

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
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
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
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
始見視諸道爲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
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
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
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
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

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煩以安
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
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
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
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夫經本澤人旅食
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
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瞻太行山色黯然
凋瘵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
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

鈇鉞護附使者以聞

宋兩先生祠堂記

郝經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下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章蘊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槁納萬物於一春墮乎其順淵乎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靈碎電折而志益堅滙源委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

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奎天敷文命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濫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所在祠爲先師尊其道也河東白唐爲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爲保伍均役法惠孤惇革姦僞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

秀俊而親教道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祿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盛雖爲決科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譏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

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王之純焉泰和中鶴鳴李先生俊民得先王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於江淮獨不憇食於立政設教之士耶學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創祠於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爲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

祀其澤而泳其淵鬱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不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三十年間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

春天兵出太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慮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公之鎮是邦也蒞政之際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蕪峻以環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與古人合晉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徭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

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
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
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
表請八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
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
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
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
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
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

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
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
釋奠禮人人說服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
者畢集髫童執禮登降踞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
安遠矣常袞在福建也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宦親加講導
歲貢士與內州等我侯之敦諭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
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
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
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行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

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迂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
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筵齋
廡庖福之次儲書之室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
人不以爲侈旣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
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戎馬介冑之間其亦太平之象
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
邃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茲學之化
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
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宮不才閣筆硯久矣聞其
歌而說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

會真觀記

道者杜志元晉城縣移風鄉招賢里水北村人也其先本
京兆杜陵人後徙居平陽十世祖遷於晉城家世業農正
大戊子志元夢一黃冠共談元教曰當與汝爲方外游我
今先往速來行次忽覩仙官儀衛甚肅邀遮不得前有白
衣老人云放令去係尹先生下牒要者人遂得行見一卧
屍旁有人云勿回顧回顧此屍便是汝遂驚寤黎明爲游
騎所獲久之執者稍緩逃入山因省夢中事遂棄家誓冠

焉庚寅詣天壇禮全真邱長春門下玉清觀虛靜大師杜
德陽爲引度天慶觀通真大師王志省爲監度丁酉遇尹
清和賜名志元號通微子以樂真爲庵乞化爲生一日問
里舊親識請於所居故宅爲庵同王志則建混元殿及雲
堂爲朝真之所庚子赴終南會葬重陽祖師復遇尹清和
於洞真宋披雲三師授天師秘籙天心正法改樂真庵爲
會真觀師所命也已酉澤州次官趙公唐以杜氏之地屋
并司氏所施地畝俱給贍庵約百畝餘東瀕丹水故曰丹
西在水之曲亦曰汭曲又曰韓營左仙門右小河前龍門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

後漳源其土沃衍乃福地也公糾所屬晉陽景遇潁川陳
瑞彭城劉福上谷成元太原王惠王宣景用隴西李琳宏
農楊英頓邱司直司德政天水上官贊京兆段義天水尹
慶清河張義梁國喬林喬仙天水趙贊趙益劉聚南陽韓
春王明盧江何元亨博陵崔贊郭安劉順劉潤同力經營
崇建事以起人人向道之心良可嘉歎按杜氏陶唐劉累
之裔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唐與
杜二國殷末豕韋國於唐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
今之京兆杜孫也因以爲氏魏有杜畿晉有杜預

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勿言言卒不見後二十年乃言之而卒唐有杜悰幼時至昭應縣與羣兒戲於野有一道士呼悰曰卽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後封邠國公杜又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王逸少見之目爲神仙中人杜光庭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爲岷峨王今青城已創真宮恐不久於世真宮成別門人而逝杜氏代不乏人如此其人固異矣然其所遇者亦異會真之夢不爲無所遇蓋至道之所感歟

重建梁甫廟記

李俊民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

按本郡圖經梁甫神在晉城縣東一十五里周圍九百四十步乾德三年八月初五日建碑之所云岱嶽是也天地名山之祭有五禮秩視三公東曰泰山爲四嶽之所宗書謂之岱宗禮尤重於佗嶽漢五嶽皆有常祀唯泰山歲五祀餘一禱而三祀所以異者古帝王以來封禪之地山上有金匱玉策知人壽數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八十其後壽果八十唐元宗問賀知章前世何故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有所祈者肯尚微密故外莫之知許峻少篤疾以泰山主人生死乃往謁請命遇道士授以



方術所著易林今行於世章譽夢東嶽道士寄書明日與
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土
寧曰壬持東嶽寄來書譽大驚不知其所來未幾譽果卒
領軍蔣濟夢亡兒曰生時卿相子弟死在地下爲泰山五
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召孫阿爲泰山令願屬阿使轉
我得樂處濟乃遣人推問孫阿得之具語其事阿曰不知
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輒奉教後月餘
兒復來夢語其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管輅謂弟辰曰天
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矣若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一

得免此欲作洛陽令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
治鬼不得治生人正元二年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
年四十八北齊段暉師事歐陽湯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
年童子辭歸請馬暉戲作木馬童子甚悅謝曰吾泰山府
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賜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
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世之人往往
喜異莫不畏敬其靈而事之不知載在祀典有功德於民
者也噫天下名山諸侯不敢祭時祭其在境內者季氏之
祭且爲僭禮况乎齊民乎蓋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配林配林從祀也梁甫泰山下之支山亦從祀與今之廟乾德後屢經兵火興廢者數矣管下父老張珏等又復一新之神有所依焉進士賀彰求紀其實將以示久遠故書

文昌帝君行祠記

張衍

延佑初天子銳興文治設茂科廣羅天下賢俊永基太平之業重惟人才出處關時運盛衰斯道在天必有宰而司之者世以蜀七曲文昌帝君儲精炳靈式符乾象實能翊贊大猷緝熙景運於是詔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三

君之號按清河內傳大帝自叙甚詳在周爲張仲歷秦漢隋唐以來隱顯不一其出則爲名儒賢相匡國致治欲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各盡其道寥寥數千百年間英明剛大之氣浩然獨存與化樞相周旋其功用則形於九十四事善善惡惡捷若影響俾世之人寡昧狂惑者知所懲勸用以扶持世道陰隲下民功德爲至備也我國家和服百神崇祀帝君內自京師下逮川蜀湖湘間莫不廟而祀之顧惟大河以東澤實名郡靈風未協祀典尚缺因卽天慶觀卜爽塏畚土樹址構止殿四楹規制合度奠神平居像

鐘磬鼎俎式具祀儀用嚴郡守孝侯思敬暨在官者力贊成之戶部司計成憲實相事焉以至正丁未春三月肇工秋七月祠成郡之賓僚大夫士將識諸石以言爲請衍惟天理在人心未嘗亡然一念之興善惡判焉中和正直尊德樂道者爲君子則神錫之福陰賊險悞縱欲害道者爲小人則神降之禍傳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羣盜發難亂逾一紀斯道不絕如綫士君子果能以名義卓然自立則神必啟其衷而滌其慮庶乎修省戒懼以復天理民彝倘或欺心肆詐賈利邀福是則名教之罪人非吾所願於多士也自今伊始民其安以嬉歲以穰邦家用休神之惠將無旣焉

明道先生祠堂記

賈魯

至正壬午之夏五澤幕賓天黨武君朝綱暨文學掾王鼎

缺二字

曰澤山西之名郡所隸五縣晉城其一也宋明道程

先生嘗令是邑分鄉立校民大化之泰定間郡

缺二字

先生

祠於州署之陽因陋就簡逼於園土至正辛巳秋監郡魯顏帖木耳孟堅下車拜謁愀然曰此非所以居先生也余將移湫隘之區卽爽塏之地如何會以爲然於是知州南

公飛卿同知張公時舉州判李公士敏戮方同心作新祠於縣之舊廨九月吉日具儀以安先生之像以伊川先生配享焉其興建本末幸爲記之嗚乎先生生聖學不傳之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訛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故伊川以爲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及聖朝已從祀於夫子廟廷是祠之建蓋甘棠之遺意也孟堅清勤政事爲河東最每公退必帥寮吏講經讀法澤之士庶又卽所遷之祠從有司舍菜於其中觀先生之容誦先生之書行先生之行異時風移俗易賢士輩出實孟堅有以基之是爲記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四

龍王感應記

劉貫

龍於天地間爲物最神善變化屈伸咫尺巨細亦靈怪矣哉世之人神以王號考諸傳記未有錫典特示尊崇之意爾凡立廟肖像欽行祀事以其庇庥一方受福居多於水旱風雷雨雹之災實捍蔽之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矧神以龍稱助造化司風雨竒怪不測可無祀乎朝爲盲風夕爲劇雨神實司之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神亦與焉今澤州治之西南約五里許有祠曰

龍王祠郡人常以風雨不時霜雹代作行事祠下事訖
應神之有功於氓常耿耿也至至正二十有二年州太守
社公在官之明年也公諱九思字有文時值陰雨極備稽
之洪範傳將有咎徵之驗於是公暨監郡公買問字彥德
忽都帖木兒字元貞同知本州事武德舉字大用判官黑
點字元真李有孚字德彰朱綬字仲方合謀於庭曰今國
家多故調度徵索舉出於民倘神不之祐俾饑饉薦臻凡
司州事者安得辭其責歟盍竭誠祀禱焉卽率州之佐吏
暨屬縣長吏以下各齋戒吉蠲酒殺香燭以備謹於是年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五

夏五月十有二日五鼓作詣廟下以供晨事切以兵容在
人自譴旣而洋洋如在來格來享闔廟促旋祥飈曰吹墜
雨解駸日光穿漏而晴不移時又於是月二十有六日雲
雷交作雹下甚密僉率執事以祭如初禮其雹卽止又於
是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亦以陰雨未解故祭告如雹禮三
晴如初遵故事也逮至正二十三年總戎大尉中書平章
公復以朱君來守是州公諱文明字煥章時夏四月至五
月不雨禾盡槁遂暨上官屬并州之耆叟於是月朔具祝
文齋後備禮如前祭事咸奔走祠下恪供廼事除帽跣足

深自咎罰奠祭禮數皆中儀式祈以甘澤時澍慰人心也
前此雨暘時若五穀胥熟歲仍大和惠有所歸是歲將西
稔兆具見於灌祭後其惠在人寧不知有所歸乎噫神所
依者人人所享者神苟人心誠敬在是神之盼饗卽在是
天下以祀典屋而神者非一所果皆靈驗耶抑斯人不恭
之咎耶今茲挾王爵而起居羣龍之右惟修事益虔故前
後祀享祈應如桴鼓影響靡不捷也宜澤居南北之衝凡
徵需調用較之他郡浩繁舉在官者尤難於平理爲州若
縣惟以廉慎自持者免公等以廉慎自將人各以廉慎自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

勵故官無曠職而民無曠業行以齒古循吏無所與遜事
神治民宜莫不備至焉咸願饒廟石以著厥美故欣然書
之以諗來哲其辭曰山之陬兮崗之阿作廟翼翼兮鬱虔
嵒峩神之來兮無常羅肴修兮奠瓊漿風雲從生兮天地
一方闡淵宮兮奧窔慰我民兮不悲以笑澤之隈兮晉之
鄙自始逮今兮受多福祉卑無苦濕兮高無乾五穀穰穰
兮功不可攀祐我邦家兮億萬斯世嗟余在官兮敢忘祀
事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畧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且約曰侯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張翥傳

元史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七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字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

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遊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

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搆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搆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李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李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李羅帖木兒旣誅詔乃

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攝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集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九

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忠義錄識者避之翥澤人晉寧訛明

澤州始修北城樓記

孟應春

予閱邊陲郡城嘗羨其壯矣歸視澤城殆弗如也矧

缺二字

內侵離石殘破可寒心焉私議於縉紳間語於民牧空談耳惟武進體菴顧先生早擢科甲出刺澤郡受上官明命以修澤城費不出於公儲役不及於細戶多方措處以佐財用新修敵臺敵樓四十六座重修城樓東西南六座其北城獨無樓焉以矮房代之蒲伏不稱體菴先生喟然嘆

曰。北方元首也。其他股肱也。元首早於股肱可乎。遂創
繕規度基物土。始修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登斯樓
也。盍觀其架構乎。井幹雞棲。襟帶左右。層巒遊極。揖拱後
前。或飄緲而仰戴元昊。或敦龐而俯映隍池。材美而工巧
外華而內堅。其架構亦美矣。夫盍觀其形勝乎。背負銅鞮。
面迎玉屋。其裏兮據太行之險。其表兮限濁河之流。兩淮
咽喉。三晉門戶。其形勝亦偉矣。夫盍觀其保障乎。九軌蜿
蜒。百室鱗次。近而三關倚雉堞。爲巢窟。遠而四境望樵麗
以依歸。祇役於斯。避寇於斯。其保障亦賴矣。夫盍觀其景

物乎。四山曲抱。屹屹翩翩。三水圍環。溶溶滌滌。雲生碧落
之巖。月吐青蓮之岫。絡繹烟霞。刻劃崿嶂。其景物亦奇矣。
夫如斯已乎。曰未。旣是城也。有備焉。則堅如鐵甕。無備焉
則輕如雪山。當省雲鳥之圖。選熊羆之士。恩澤以結其心。
糧賞以充其腹。如尹鐸之所寬知。孟氏之所重庶。克守斯
城。不負建置者之意矣。是役也。民牧多不暇焉。體菴先生
獨暇乎。蓋其德洪而志遠。才敏而行方。守三尺而不撓。臨
庶務而立辦。廣倉儲之積。飢歲可防。較弓矢之能。重賞不
惜。庭有久懸之魚。野無夜吠之犬。故有餘力而暇爲之也。

澤署教張君元善分教李君應期黃君培陳君邦期暨生史天壽梁采李時薦閻期素揖予紀其事予山林衰與愧乏才華恐不足以鳴體菴先生之績之盛勉修荒詞如命或曰澤近乏科甲今歲登第者二人卽增高元武雄峙一方之驗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澤州學田記

孟 彰

國朝於海內郡縣建學立師儲才待用承平日久正人文方盛之時隆慶初年南都體菴顧公登進士第出守澤州公於學校有提調之責焉惟是青衿髦士充滿洋林雖養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以廩饌而所給有限其間無資產而守簡編處困窮而事絃誦者多有之公嘗周以社倉之粟猶恐不可常繼乃別爲經久之計采訪民間有願售田者不彊以威不虧其直出貨以易之白馬寺東易秦好登山場一所中有柿果百株城東無比寺山場一所中有桑柘八十餘株李桃杏果五十餘株城南十里舖外徐天福地八畝城北水河頭棗園楊謚地八畝四分傍有廬舍二楹皆置爲儒學之田以其事請於上官上官嘉而允之田歲有租樹歲有課悉令掌教者司其出納諸士有衣食不足者有婚嫁不能成禮

者有喪墓不能舉者各量其所費而周之可謂厚於養士矣大公所以爲此者何也非莘野之禾不能蓄保衡之德非南陽之稼不能養臥龍之才蓋欲諸生憑借物產專精經術聯翩科第以爲一郡之光爲諸生者以勵爾志奮爾力以副公之美意豈徒感恩而已哉自建學迄今踰二百年僅見此舉前守抱豪傑之才敷循良之政者屢有其人而未暇及乎此也公才識英明果於集事城塹之禦侮者旣已脩築民兵之防患者旣已訓練倉廩之賑饑者旣已充積審役均而民力已蘇折獄平而民訟已簡乃以有餘之力成此作人之盛事蓋出乎尋常之外矣從此繼守不失不惟惠施於今亦將利及於後公之榮名寧有窮已哉澤之師生謀勒石以記公德後之覽者其勿廢之云

澤州題名記

李 瀚

澤州在禹貢冀州之域本秦上黨郡高都縣地也歷代建置沿革靡常至隋始置澤州尋罷唐復置焉或治濩澤或治端氏旣而移置晉城卽今治也國朝因之以晉城縣入焉直隸山西布政使司下領陽城高平沁水陵川四縣土疆廣袤千里有奇兵衛設守宗藩分封規畫之壯居然一

大郡也聖祖稽古建官慮周萬世其長爲知州其次爲
知其次爲判官又其次爲吏口長貳首領各有攸司其必
得人政斯舉矣是故諸員告缺率於賢科及甲監選補間
有殊途亦惟優等仕者於茲必思所以慎重使王澤以宣
民生以遂教立化行庶幾爲稱自建官來垂百有六十年
矣往過來續無慮數百顧視事之廳舊無壁記而姓名爵
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莫攷將無以尙論其世而友其人
也非缺典歟迨嘉靖丙戌今知郡事朝邑王公下車拳拳
注意政猶未期民胥慶矣遂與郡寮寧遠張君翀吳保士張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君澍景州張君雲鵬協謀咨詢耆老繕閱故牘得其可知
纔一百一人戒工礲石刻置公署仍虛左方用埃繼者不
鄙老拙以記建屬予惟題名之設非徒然也觀其人之姓
名則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自不可揜蓋國譜遺法百千
載公論繫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
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徃徃居多此職之所以日曠而
民之所以不蒙其澤也不假箴規其弊弗知以故官守有
題名石焉吾郡前政諸公風采雖不可攀而流風餘韻則
宛其未泯茲題貞珉姓名復有託矣夫公論在人古今不

一政果善歟民果何歟人將指而稱之曰此賢郡守也此賢佐貳也此賢首領也審若斯爲榮不朽矣其或不然適足以貽不磨之玷不如湮晦不傳之爲愈也可不畏哉可不謹哉嗚呼索照於鑒考轍於車一從一改舉吾嚴師固公之所以思而亦後人之所宜思也嗣今來者知自省焉逃聽風聲竭誠踵武先進循良罔俾尊美矣公之遺愛曷有旣邪公名朝雍字仲和故名宦裔起丁卯鄉貢進士拜嚴州府節推廉平懋著歌頌遠聞被薦進今官政事風節家法具在他日政成薦登大用執此往焉思過半也予謝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

政家居不與天下事久矣然擊壤老人有二聞人之善未嘗不喜而其至情願亦竊附一二况是舉乎又善之公溥者也聞命故不復固辭著其梗槩如此讀之者或有取焉則知所以自處矣謹記

太行山記

唐 樞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起彰懷衛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界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脈兩腋如華

蓋所以冒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爲所冒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爲行之地蓋言意也

侯璉晉秩尙書

景泰元年五月由總督兵部侍郎陞

徐日久

閏正月兵部尙書于謙奏聞都督同知宮聚駐軍水西女王官深有效順中國之心願出軍馬殺賊聚不能作興鼓舞乃聽從隨千方朱暹歐觀等勒畢節衛各處屯堡房屋搶殺人財宜令巡按貴州御史及總督左侍郎侯璉執聚解京質問明正典刑從之是時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五

等衛圍困已久二月右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璉調署都指揮鄭儁攻都盧等寨宣慰使安隴富勦水西賊皆敗之斬首百四十餘級溺死二百餘徒水西至貴州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調兵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普安州土官隆本率土兵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築紫塘等寨璉破之遂克弭勒南窩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同兵擊走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諸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靖遠

備上邊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道路皆通矣遣所鎮撫許讓奏節五月陞副總兵田禮都督僉事參將方瑛都督同知璫有是命弁勅獎之

太原南防事宜

五邊典則

徐日久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俺答阿不孩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賊旣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備行劉臬張達將見在王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於賊入平陽蓋有二路中由靈石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以入□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賊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賊不得過太行乃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爲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得旨賊入平陽二路令

劉臬張達分兵邀擊且嚴戒諸將遇靈石等處險隘各血
戰立功無復延緩取罪賞格可大書刻印遍給軍中曉諭
是日我軍與賊零騎遇於孝義縣師同橋斬首十三級賊
營北徙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鵬

澤跨河朔今隸冀南爲鉅郡其民儉且力耕有堯舜遺
風餘思士亦劬於文學無外慕鴻翥鴻漸先後接武學在
城東南隅宋至和乙未知州事吳中始改茲地元大德丙
午長官段且重建中更兵燹僅存成址洪武己酉知州事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七

李祥再創己未知州事王堅加飾焉櫺星門面城墉僅去
丈許墉高而門下纜及墉腹襟袍縮而弗舒不稱偉觀東
西廡入大成殿兩腋簷陰墮地亭午亦深黑不辨木主位
次成化癸卯知州事陸偉雖嘗嗣葺而址仍其故迄茲四
十年木燼瓦脫丹白侈剝而又若是隘滋無足觀矣正德
庚辰秋八月丙子鵬按巡至澤綏德馬君汝驥以翰林庶
吉士出守茲郡政成民和頌聲遐流鵬越三日戊寅謁廟
與僉憲祥符谷君高堦旣坐堂上鵬顧諸生日惟茲廟學
隘若是地殆無餘者與汝驥曰否乃導鵬行堂後隙壤獨

望視廟與學居三之一荆榛蒼蔚鵬慨然久之汝驥曰某亦有志改作患無財耳鵬居數日舉郡故弊而櫛剔之得贖刑銀以兩計者千三百有奇汝驥乃悉心經營百材畢具分命判官張鳳以十一月辰役工始事伐石爲櫺星門東西廣十有四丈門之內鑿泮池池梁以石過石梁而上爲戟門門之內爲兩廡各十五楹中爲殿左右爲二翼室以貯祭器堦深十五丈殿後爲儀門由門而上爲明倫堂左右爲饌堂東西爲兩齋各九楹堦深九丈若厨若庫若倉若吏廨咸以次相附堂之後爲講堂三楹東西爲號舍

凡六十楹講堂後建屋五楹爲尊經閣經史百子藏焉廟學之東廣三丈南爲宰牲房爲神厨又自厨至北四十丈爲射圃西廣六丈以近中二尋爲路南爲大門欲升堂與閣者自是路以入路之西其南爲鄉賢名宦祠者二其北爲教官廨者四茲學之制斯備矣兩廡益十之二殿堦益三之二號舍益十之五廟若學舊廣九丈殿舊五楹皆益三之一講堂若閣則昔所未有而今益者越年春三月甲子日工告成計用夫三百六十八官程日授廩無虛役者彩飾靚麗文文章章儵有榮觀焉繇是青青者衿來遊來

歌叫忭躍舞各自矜奮殿墀有檜一松二栢二其大蔽牛
皆數百年物貯陰下庇廊廡諸生絃誦之餘憩息樹下談
仁義說王道陋青紫而若汙抗賢哲以爲友其趨而之善
也如或驅之而恥於爲惡也如或禁之穆穆乎化鄒魯矣
汝驥喜曰茲惟我公作新之功也走諸生來告願有記鵬
惟仲尼之道六籍詳焉鄒孟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諸生
夙嘗有志於是無庸瀆告者然勞弗逮民錢弗歛下不踰
數月以舉茲鉅役鵬何力於斯而馬守之政斯亦可觀矣
因記之授諸生持歸鐫諸石俾後世君子知茲役攸始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

創建聖謨閣記

吳駟

聖謨閣者藏我朝列聖所頒諸書而作也書有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三編太宗文皇帝御製
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一書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凡若
千卷爲屋重四雷八楹十六牖百八十椽廣一室高倍尋
甍甍圻墁丹堊髹漆稱是謂之聖謨閣者取書所謂聖有
謨訓朱子所謂惟聖之謨意以是遵也始於是年七月壬
子畢於十月辛未先是學舍隘陋前書置之耳房中且晦
汙尋至漉逸正統丁卯領教事至嘆曰古人藏象魏拜六

經欽服寶藏以知所當重也矧今朝廷所頒製者乎尤在所當重而簡瀆至此爰圖於衆必欲構一閣以貯之然專於簿書期會者視以爲迂且不急始予命設木厨內儲講堂離位則窒坎位則背震兌位則仍耳房之瀆也必不已委俸庀材積以歲月棧拾桶收鳩工募傭以苟完之再閱月而竣事有衛子荆之善而無田宏正之費也時州守倅衛將士咸至酌而落之捧其書藏之上方衆具是瞻喜曰斯閣之建當學宮之中浥以泮流翳以松檜工而不侈華而有制竒矣哉又諸書之頒舊矣未有建謀以蓄之如此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者可不鐫文以紀其盛嗟乎予之爲是豈務竒也哉夫工而不侈規於道也華而有制酌乎中也龔龔藏諸書存乎敬也亦以資之以爲教使人皆知經所當尊達夫尊尊之義則必國而知尊其上家而知尊其親幼而知尊其長賤而知尊其貴陰有以開其良心入於善域庶幾迪人彝醇風化之一助云爾而曰徒以是爲竒觀非予所敢知也僉曰若然匪特不爲文具實作人之具矣吾等失對敢請書諸石爲記

吾澤據太行之勝南附太行蓋三晉一巖郡云士之起膠
庠儀上國者斌斌乎後先相望也州學之建舊矣重修於
正德十六年歲久不飭浸以敝郡守大夫韓公甫受事謁
廟退卽學宮延見師生顧而嘆曰廟歆如此其何以妥聖
靈光俎豆不治且將圯此吾守土者任耳乃進文學博士
王化李遇春王崇簡謝試暨弟子員孟養重趙友益輩謀
新之值初政倥惚未遑忽下霍爲虐廟竟就圯大夫閔然
曰吾固虞其有此亟請於兩院藩臬重修之俱報可於是
鳩材庀工諏日興事費取諸羨緩而官不匱民專於顧役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而私不告勞僅兩匝月廟成棟宇金碧巍如煥如視舊制
尤爽塏閱歷云廟左右兩廡則歆者正之闕者補之漫漶
者丹堊之後則明倫堂齋房悉從繕葺前則戟門高揭泮
池廣濬朱垣之外樹以松梧桃李煌煌哉學宮改觀矣是
役也肇自萬歷甲申九月寒冬輟工者三月餘至次年乙
酉莫春告竣大夫屬予紀其事予惟齊魯嫻於文學乃其
天性大夫起東齊世以三禮承甲第文章醞藉凡百可師
蓋澤閱歲無日不討多士而訓迪之固已身爲型範口振
鐸音矣區區土木之事豈急欲勒石示人哉蓋自國家以

學校儲材以經術論士士非此塗無繇進今褒衣裴履環
橋門而誦習者卽所稱經術士也業已秀出編民步武孔
轍乃或剽獵口耳競斧藻而趨捷徑古三物之訓謂何一
且策名邁會拘拘泯泯罕所建監甚者舉平生所誦習而
弁髦之飾稅營私譁衆躋臚亡論聖門羞稱里閭且姍請
焉儻士習而若此也敝將何極寧獨學官敝也乎哉學官
敝而修之大夫事也大夫任之矣修士習以稱塞大夫雅
意吾庠士其何辭之與有故遊精道德之塗棲息仁義之
域勤思乎光明宏濟之業異日踐文石履赤墀清廟明堂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爲梁爲棟使人按籍而指之曰此澤產也此賢士大夫興
學所造士也豈直地以人重實惟賢大夫之光大夫遠巡
謝曰澤固唐虞首善地耳俗淳厚其君子深思重名節一
敝於五代宋程伯淳尹茲土正學倡教士矍然顧化迄今
尸祝之夫古今人豈相遠哉不倖待罪守臣日惟化民成
俗兢兢念無俾於多士多士本深思務正學犁然當於世
用此自帝風所貽真儒教澤所漸不佞與有榮幸誠厚願
焉胡敢居功嗟嗟真長者之言哉吾庠士勉矣疇昔所自
許寧有待而後興矧賢大夫色笑以教所以相待又不薄

有不遠慮思行矜不苟好修者非吾徒也大天名容字可受
別號岱野山東青城人守澤多善政不具論同知宋宗周
判官蕭守卿吏目劉宗仁督功均勞例得附書

重修天井關孔子廟記

賀盛瑞

夫議論恣不經之疑君子所諱忠賢抱千古之憤君子所
憐若夫存議論於不經弔忠賢於千古又君子所以寄其
德不可以異言也天井關志夫子迴車石迹異甚矣夫石
不變其堅聖不變其常飲羽已誕矧車迹又矧夫子耶然
君子存之母亦以物之異民所疑聖之常民所信舉至異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屬於至常庶所疑奪於所信其亦善用異矣雖然天井實
夫子所不至又何辨夫子不至而傳其迹至今則君子有
隱意矣今夫賢人竭忠於國亦願一日之知乃鳴犢舜華
顧亦冤死嗟哉此亂世多阨賢而夫子絃歌寓悲也同調
之士俯仰古今其能忘情也哉北瞻晉陽南顧河流撫事
感時淒然在目是至人懷人所入境而輿情徘徊而不能
還去者也故君子志前事於不經之石迹蓋使臨河之嘆
長存兩賢之死不朽亦弔古者之極思也嗚呼覆巢破卵
則鳳凰不翔剝牲天胎則麒麟不臻是以惟霰致警愴愴

於詩人也歟予故謂託迴車者其有深感也夫其有深思也夫若曰其誕吾不信也則君子知之矣歲久廟圯命工重新後之登臨於斯者其將覽其意而賦焉

四檜說

郭顯文

敬慎堂前四檜太守王公手植也公爲政清約勤慎以愛民爲本暇日樹此以况節也公之遷不久矣他日民之觀之者勿翦勿伐安知不比於甘棠乎公名朝雍字仲和陝右朝邑人嘉靖己丑學正郭顯文撰

孟侍郎父子贊

任皞臣

鳳臺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忠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資父事君嗟彼袁粲今罕厥倫惟公父子矣世揚芬